

瀧岡阡表

聶世美

《瀧岡阡表》是歐陽修在其父下葬六十年之後所寫的一篇追悼文章，是他精心創製的一篇力作。全文平易質樸，情真意切，如話家常，歷來被視為歐文的代表作品。與唐韓愈的《祭十二郎文》、清袁枚的《祭妹文》同被稱為「千古至文」。

由於歐陽修父親亡故時，他才四歲，無法知悉亡父的生平行狀，這就使他在撰述本文時遇到了困難。作者的高明之處亦即本文最大的特點之一，即是在文章中採取了避實就虛、以虛求實、以虛襯實的寫作方法，巧妙地穿插了其母太夫人鄭氏的言語，以她口代己口，從背面和側面落筆。一方面以此為依據，追念和表彰其父的仁心惠政；另一方面，在表父阡的同時，也順水行舟，同時頌揚其母德婦節，使一位賢妻良母型的女性形象，栩栩如生地凸現在讀者眼前。父因母顯，母受父成。文章構思高明的地方，即在於一碑雙表，二水分流；明暗交叉，互襯互托。而其舒徐有致、簡易平實的文風，其謙恭平和、實事求是的態度，更使一切浮華失實的諛墓文字黯然失色。誠如明人薛瑄《薛文清公讀書錄》所謂：「凡詩文出於真情則工，昔人所謂出於肺腑者是也。如《三百篇》、《楚辭》、武侯《出師表》、李令伯《陳情表》、陶靖節詩、韓文公《祭兄子老成文》、歐陽公《瀧岡阡表》，皆所謂出於肺腑者也，故皆不求工而自工。故凡作詩文，皆以真情為主。」

文章的第一段，主要交待在他父親葬後六十年才寫這篇阡表的原因，即：「非敢緩也，蓋有待也。」這「有待」二字極為重要，因為它是統攝全文的綱領，亦是縱觀通篇的眼目。按照《宋史 職官志》關於「贈官」的規定，子孫顯貴，其已亡故的父祖可有贈封賜爵的榮耀，所追封的世數（自一代至三代）和贈官階級高低視子孫的官位而定。「待」也者，待己顯貴，榮宗耀祖，然後上阡表，可以告慰於先靈。

也正因如此，文章的第二段，便拿穩「有待」二字大作文章，處處借助太夫人口中所反覆出現的一個「知」字（「知汝父之能養」，「知汝父之必將有後」），緬懷往事，追述亡父行狀，如水之開閘，隨勢而走，分叉奔流。近代桐城派散文家、翻譯家林紓評

注道：「文為表其父阡，實則表其母節，此不待言而知。那知通篇主意，注重即在一『待』字，佐以無數『知』字，公雖不見其父，而自賢母口中述之，則崇公之仁心惠政，栩栩如生。」（《林紓評點古文辭類纂》卷八）然而，作者並未將太夫人平日所舉兼收並蓄、平鋪直敘；而是經過仔細剪裁、精心篩選，抓住了居家廉潔、奉親至孝、居官仁厚這三方面典型事例，援証母言，來說明其父之「能養」和「必將有後」，從而使篇首的「有待」二字落到了實處。誠如林雲銘《古文析義》卷十四所指出的那樣：「其有待處，即決於乃翁素行。因以死後之貧驗其廉，以思親之久驗其孝，以治獄之嘆驗其仁。或反跌，或正敘，瑣瑣曲盡，無不極其斡旋。」而段末之「修泣而志之，不敢忘」一句，收束凝練，前呼後應，更提醒篇首的一個「教」字。同寫「能養」、「有後」，兩段敘述又各自不同。比如，敘其廉潔，取典型概括法，用「故其亡也，無一瓦之覆、一壟之植，以庇而為生」，簡約言之，毫不拖泥帶水。敘其奉親，則取剝筍抽繭法，層層進逼，愈進愈深。而敘其居官仁厚，卻取一波三折法，跌宕生姿，誠如林紓所云：「至崇公口中平反死獄，語凡數折：求而有得，是一折；不求而死有恨句，又一折；世常求其死句，又一折。凡造句知得逆折之筆，自然刺目。」（同上）文中一句「夫常求其生，猶失之死；而世常求其死也」，不只傳神地摹寫刻畫了其父斷獄的謹慎和慎之又慎，而且，也是對千百年封建社會治獄官吏草菅人命的深刻概括總結，有著強烈的批判精神與社會意義。

自「先公少孤力學」至「汝能安之，吾亦安矣」，行文有一個顯著的特點，即敘父略，敘母詳。其所以如此，乃是因為「前敘母言，即是父行，而太夫人本行未著也，故於此悉之」（浦起龍《古文眉詮》卷六十二），而且隨風乘勢，使人並不感覺突兀，也不感到多餘。整篇文章雖因母顯父，以父揚母，寫來卻詳略得當，次序井然，不枝不蔓，融為一體，頗能顯示作者謀篇布局、剪裁縫紉的老到功夫。

文章的最後兩段補敘作者仕途歷官，詳載年數，與篇首「六十年」句首尾呼應。其次，作者也寫了其先祖的「賜爵受封，顯榮褒大」，並將自己「德薄能鮮」，終得「遭時竊位」而「幸全大節，不辱其先」的功勞一歸於祖宗陰德。這在當時，無疑是很得體的話，毫無自矜自誇之意，一片歸美先德之心。但在今天看來，作者所鼓吹的「積善成德，宜享其隆」，「善無不報，遲速有時」的因果報應觀念，則有著很大的思想局限。

(引自《古文鑒賞辭典(下冊)》，上海辭書出版社，1997年7月版)